

## 六、結論

陳景容寂靜與哀愁的繪畫風格，可以說是一種現代的浪漫主義精神，透過不斷自我內在挖掘，建構出深沉的個人主義色彩，只是這樣的個人色彩總流露出孤獨者的自我意識。然而，他在臺灣美術史上具有其深遠意義，值得反省，首先是延續臺灣前輩畫家的精神，接續起殖民時期跨越到國府來臺之後的臺灣美術脈絡；其次則是將尚未落實或者補全的臺灣與西歐的學院主義傳統嫁接起來，使得初期文藝復興精神，得以在臺灣獲得嶄新的表現與詮釋；接著是超現實主義與象徵主義的結合，產生嶄新的生命書寫手法；最後則是人文主義的孤獨行旅，透過不斷的歐洲旅行，深化個人與歐洲精神的緊密關係，形成哀愁又清冷的孤獨世界。

【右頁圖】

陳景容 月下裸女 2010 油彩、畫布 72.5×60.5cm

【下圖】

2009年，廖德政（左2）、陳景容（左3）、梁秀中（左4）等攝於國父紀念館「陳景容創作五十年回顧展」現場。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右頁上圖]

陳景容 後院 1989  
油彩、畫布 91×116cm

[右頁下圖]

陳景容 澎湖的冬天 1990  
油彩、畫布 96.5×129cm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 前輩精神的延續

在戰後臺灣「五月」、「東方」的美術運動發展過程當中，陳景容雖然是五月畫會的會員，卻是少數繼承日治時期前輩畫家技術與精神的一人。在當時西化浪潮響徹於年輕世代畫家口中之際，他師從廖繼春、張義雄，景仰楊三郎（1907-1995）、李梅樹等前輩畫家。在戰前，臺灣畫家以前往日本留學為目的，透過日本美術的成果，臺灣美術獲得逐步轉化的起點。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府遷臺，臺灣已經設置美術學系，並且在國族主義的激盪下，日本不再是臺灣畫家留學的首選地，也非臺灣美術面向世界的一扇窗戶。在戰前出生的年輕世代的出國浪潮中，日本作為留學目的地的意象已經逐漸淡化，代之而起的是美國、西班牙、義大利、法國這些歐美國家，逐漸成為臺灣年輕畫家所嚮往的國度。

畢竟在前衛美術發言權逐漸被美國掌握之後，美國、歐洲的美術動向，動見觀瞻。在這波潮流當中，陳景容卻堅毅不拔地為了美術創作，前往日本留學，開啟豐碩的成果。這種選擇與腳步，使得臺灣與日本美術之間的美術發展並未斷裂。在戰後軍事、政治、經濟進行嶄新重整的同時，陳景容的留學日本維繫起某種意義當中的美術中介角色；不只如此，透過他的努力，他在臺灣前輩畫家的殖民時期地方色彩理念之外，

陳景容（左3）、楊三郎（左5）與五月畫會成員於1992年齊聚一堂。





【左圖】

陳景容家中藏畫豐富，隨處可見他歷年創作的作品。



【右圖】

陳景容珍藏的油畫作品〈臺灣小姐〉，以及歷年沙龍展海報。



陳景容 漁村的早晨 2003  
油彩、畫布 91×117cm





陳景容 夜市 2001  
油彩、畫布 183×229cm

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個人主義色彩。這種個人色彩，超越對臺灣這塊土地的認識、描繪，而是挖掘深厚人類文明所必然呈現的孤寂感，由此詮釋出鮮明的造形世界，由此創造出戰後臺灣美術的嶄新視覺美感。

陳景容 紅花 1971  
濕壁畫 46×3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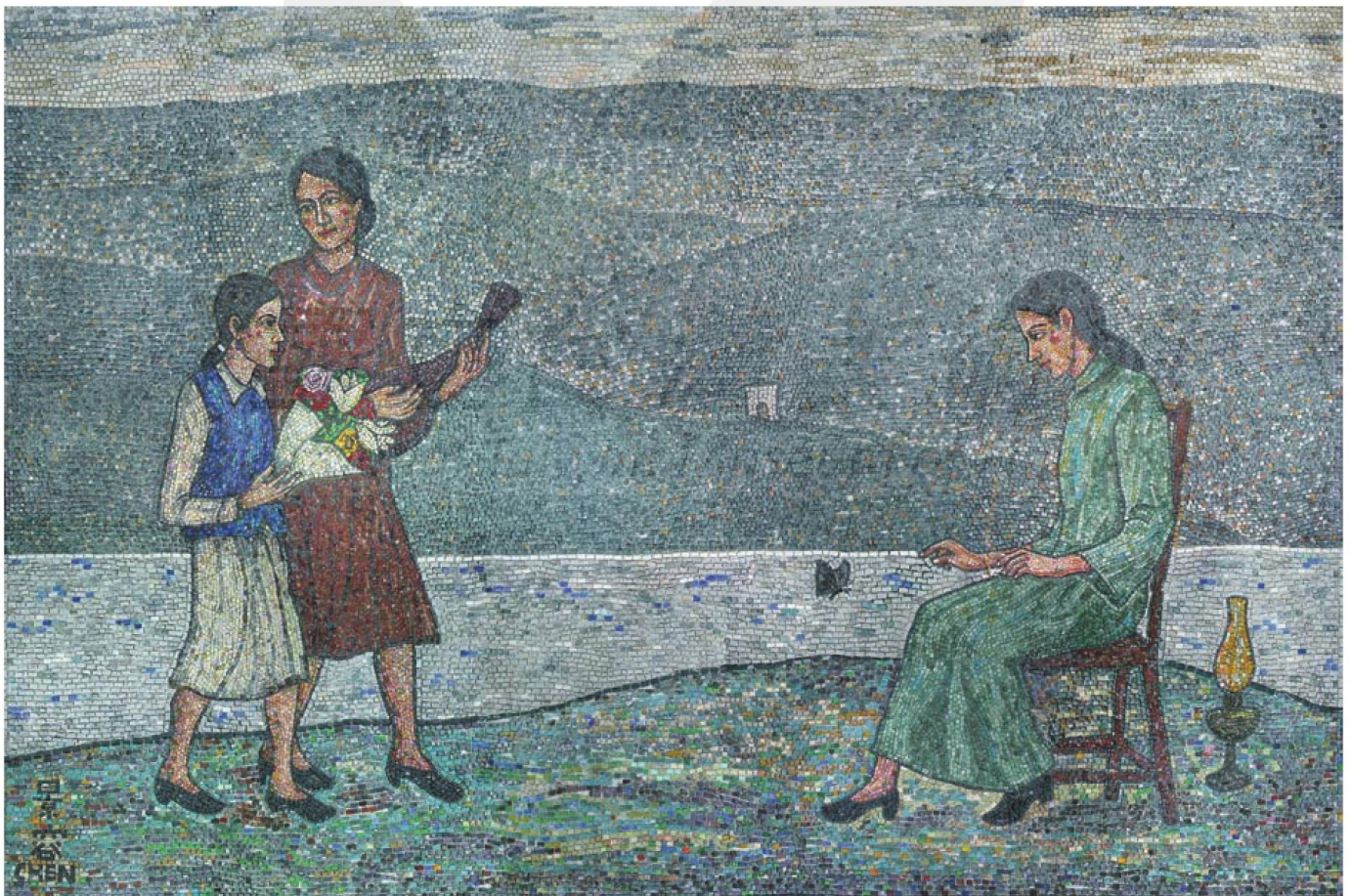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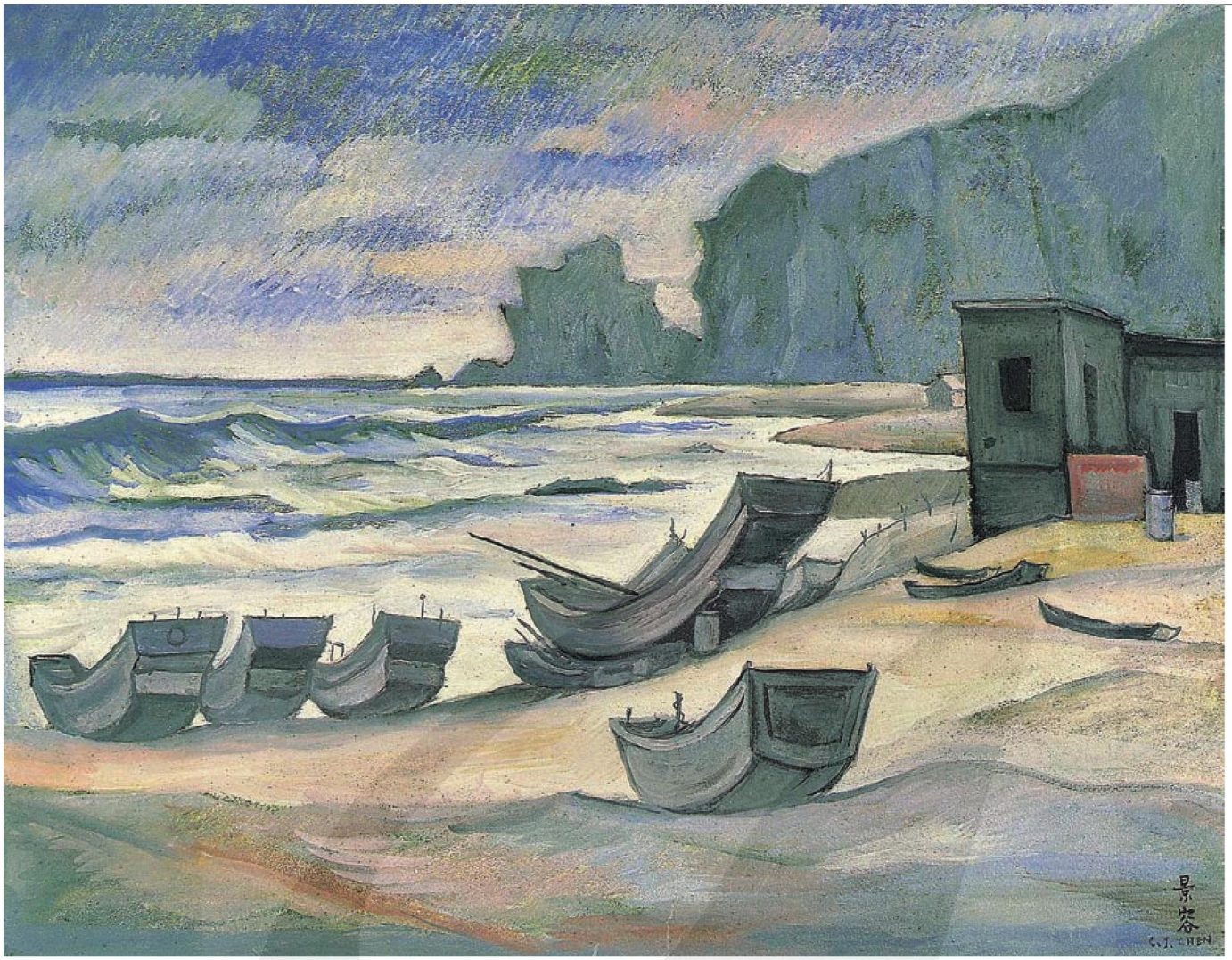
## 西歐古典的嫁接

我們細看一部臺灣美術史，將會發現這部美術史的最初起點是以中原美術來眺望臺灣，流寓文人為臺灣美術進行書寫與描繪，明鄭、清代兩百五十餘年正是最佳寫照。

日治時期的臺灣美術是一批殖民主義者，以其近代化成果，對臺灣美術進行近代化的指導，透過一種西歐的美術史觀，來形塑臺灣的美術發展。

戰後，陳景容是第一波前往海外留學的年輕畫家之一，他在日本學習到壁畫，體驗到初期文藝復興的優雅心靈，連接起文藝復興到近





代的學院主義斷絕，因此，就此而言，他是第一位真正連接起臺灣美術史與文藝復興巨匠之間的藝術擺渡者。就此點而言，他的藝術已經具備豐富的成果與意義。

陳景容作品當中充滿歐洲古典主義精神。這種古典主義精神乃是透過壁畫、鑲嵌畫這種傳承自希臘、羅馬美術傳統所延續下來的表現形式。他為了追求這種美術表現，不計其數地前往歐洲旅行，透過研究來印證自己早年在日本所學的西洋古典主義傳統。大體而言，臺灣美術依循日本統治時期的美術傳統，深一層來說，這種傳統並非純粹移植西洋美術的古典學院主義傳統，因為即使我們的前輩畫家們前往日本學習，返國後並非傳承自學院主義傳統，而是以歐洲19世紀晚期外光派或後印象主義之傳統居多，西洋古典主義的根本精神其實相對稀少。譬如法蘭西古典主義精神傳承的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勒伯

[左頁上圖]

陳景容 佳冬風景 1972

濕壁畫 62×92cm

[左頁下圖]

陳景容 蝴蝶夢 2008

馬賽克鑲嵌 211×322cm

2012年大同國際壁畫雙年展  
參展作品

陳景容 世外桃源 2003

馬賽克鑲嵌 324×492cm







1982年，陳景容獲頒吳三連文藝獎時的全家福合影。

安（Charles Le Brun, 1619-1690）等人所建立起的歐洲古典主義精神，在臺灣完全難以發現其蹤跡；因此，陳景容多次提到法國古典主義畫家柯蒙教授過藤島武二，而張義雄跟隨藤島學習，這種關係意味著他與歐洲文

2015年，彰化高中鑲嵌畫〈三人行必有我師，遙望玉山加桂冠〉捐贈儀式。





陳景容  
三人行必有我師，遙望玉山  
加桂冠（局部）  
2015 馬賽克鑲嵌  
（國立彰化高中提供）

化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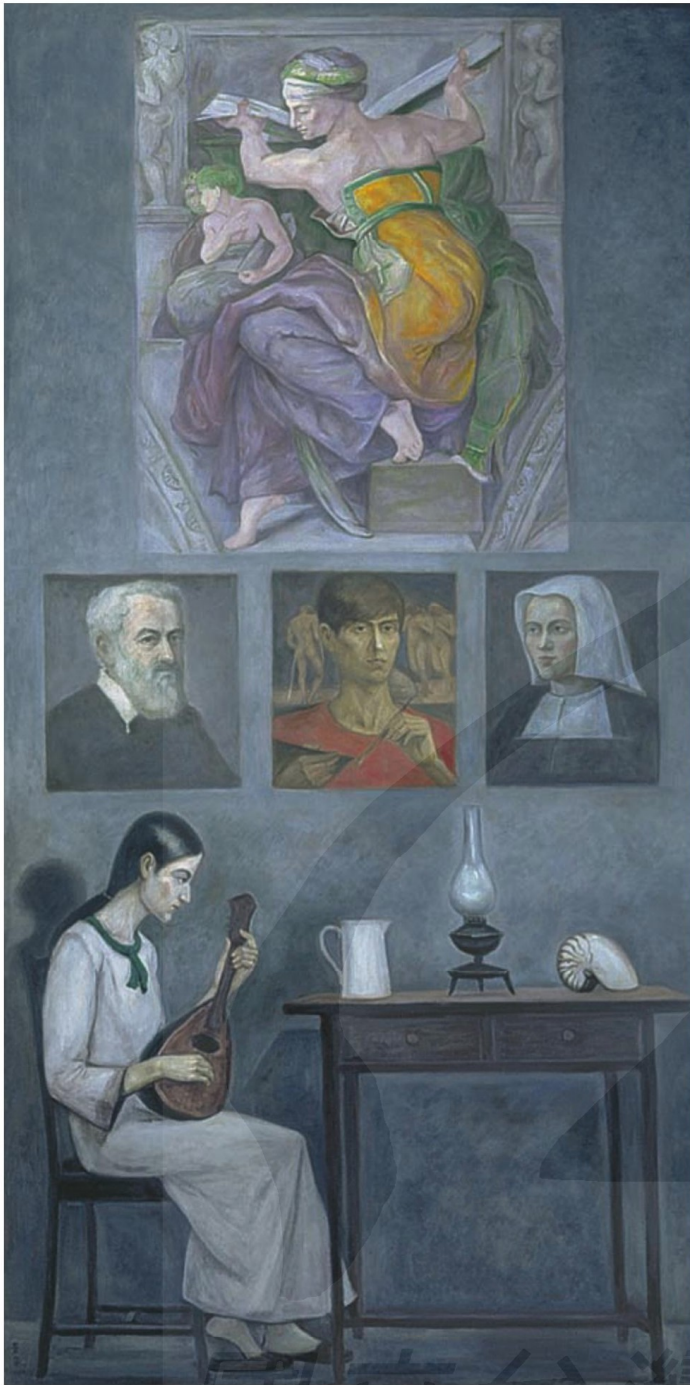
其實，在初期臺灣美術圈內古典主義精神的傳統相當淡薄，素描的重視是古典主義精神的一環，但是素描的準確性與現實對象掌握之間的緊密度，僅只是西洋古典主義精神的一環而已，真正的古典主義精神乃是立基於西洋人文主義精神的歷史、文學、戲劇、音樂、建築等龐大的精神史。前輩畫家們所繼承的美術傳統頂多是學院主義的型式，較少深厚的傳統主義精神。就這點而言，陳景容不論在日本透過壁畫、鑲嵌畫的學習，進一步藉由戲劇、音樂的觀賞以及無數次前往羅馬等歐洲各大城市的旅行，對於西洋古典主義的體會可以說是戰前、戰後在臺灣的第一人。

## ■ 超現實的生命書寫

陳景容藝術作品的底蘊，乃是他對於當下生活體驗的生命書寫。他的作品透過古典主義的傳統，不只直接連接起歐洲的古典主義思潮，同時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屬於自己特有的超現實主義風格。這種超現實主義的風格乃是他對於生命體悟的結果，因此，蘊含有超現實主義精神之外，同時也融入象徵主義的手法，不同於西方幾位超現實主義大師的

陳景容 在她的夢境裡  
1984 油彩、畫布  
172.5×196cm  
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近代性主義，諸如達利、基里訶、馬格利特、保羅·德爾沃等畫家的風格。他作品當中的超現實主義，不只在他個人的時間感受，重要的是他跨越時間，直接連接起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以前的西洋文藝復興傳統。似乎在此而言，有點近似於英國拉斐爾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的古典主義精神表現手法，其實不然，陳景容直接從更為古典主義傳統的喬托，特別是法蘭契斯卡精神進行深沉延續，透過夢幻主義般的身體、言語、空間的置換，傳達出屬於東方又具有古樸的古典主義精神的世界。

〔左圖〕  
陳景容 悠情 2003  
油彩、畫布 300×151cm

〔右圖〕  
陳景容 靜思 2008  
油彩、畫布 302×151cm

再者，他透過戲劇、音樂的鑑賞與體驗，將劇場舞臺、時間感進行有效詮釋，他以自己的時間觀改造畫面世界，一切時間變動轉化為黃昏、夜晚，將空間上雜遝的現實感抽離，呈現出洋溢著古典主義精神內涵的超現實主義風格。國內的超現實主義風格大體出自於恩斯特、達利，卻沒有出自於古典主義的文藝復興傳統，陳景容正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嶄新的夢幻世界。

[左上圖]

2001年，美國洛杉磯景容美術館「陳景容教授個展」開幕一景。

[左下圖]

2006年，陳景容（右1）捐贈所藏之版畫及素描三十幅給法國國家圖書館。

[右頁下圖]

2011年，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陳景容美術館成立，陳景容與屏科大校長古源光合影。

## 人文的孤獨行旅

陳景容不只是一位專業畫家，風格獨特，同時也是一位美術教育者、遊記作家。他是臺灣畫家當中，極為少數能透過文字表達自己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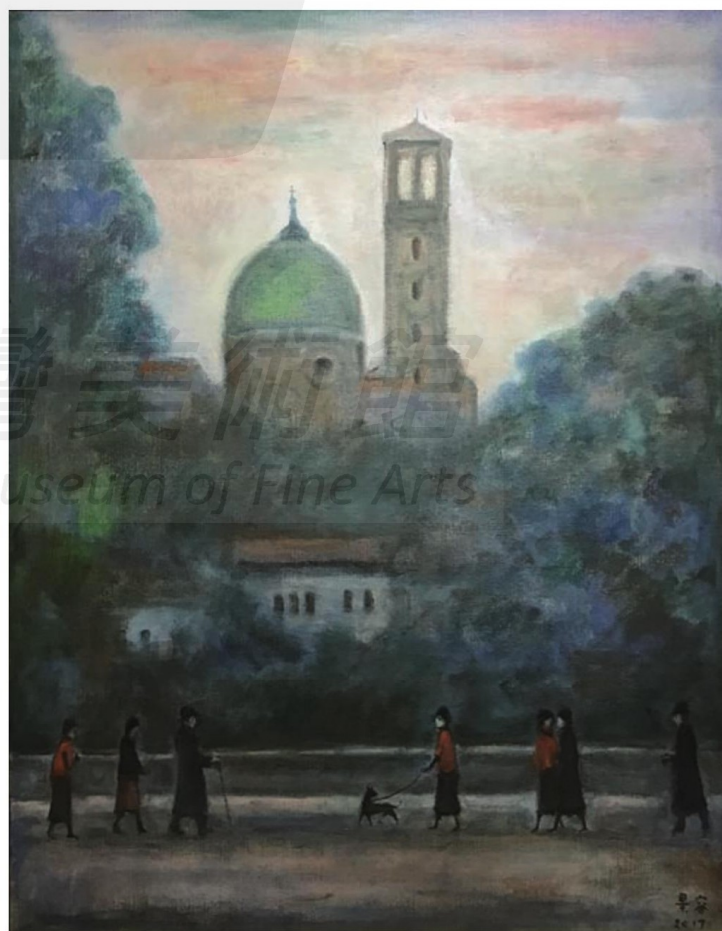
陳景容 希臘的白馬車  
1984 油彩、畫布  
80×100cm

[下左圖]

陳景容 巴黎的院子 2004  
油彩、畫布 180×130cm

[下右圖]

陳景容 義大利的教堂  
2017 油彩、畫布  
76.7×62cm



2009年，臺北國父紀念館「陳景容創作五十年回顧展」開幕，陳景容（中）為與會賓客導覽作品。



2015年，「陳景容家族四代聯展」開幕側拍，左起陳景容、陳景容夫人、文化部藝術發展司司長梁永斐、前教育部部長吳清基。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感受的畫家。

作為美術教育者，他除了給予學生適當技術指導，引領學生找到表現自我個性的方法之外，同時他也是臺灣戰後寫作美術教材或者教科書最具成果的一人。在他筆下完成許多足以建立起西洋古典學院主義精神的教材，舉凡素描、壁畫、版畫、水彩、構圖等著作，透過自己親身實踐所得，將西洋美術的發展史、表現手法傳授給學生。在戰後臺灣美術教材十分貧乏的時期，陳景容的著作對於臺灣美術教育發展影響頗大。



陳景容 海邊的靜物與裸女  
2018 油彩、畫布  
230×300cm

再者，陳景容善於遊記或小品散文的書寫，他在日本求學的過程、古寺的巡禮、歐洲遊蹤等豐富的觀察、抒情的筆法，使得讀者進入一位藝術家的心靈世界。他的遊記、小品當中，發揮一般作家所缺乏的本事，將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場景，透過速寫、繪畫等輔助手法，讓觀賞者在言語閱讀中獲得深刻的體驗。他的書寫充分反映出西方古典吟遊詩人的書寫，記錄對象、描寫細部以及敘說感受。因此，他的書寫頗類似羅馬時代的希臘裔旅行者與地理學者包桑尼亞（Pausanias, ca.110-180）《希臘志》（Description of Greece）所紀錄的故國風土與美術，同時也像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義大利遊記》（Italian Journey），描述他在義大利文明當中的體驗，或許沒有義





東山魁夷 夜晚的街道 1972 木版畫  
30.3×20.5cm 德國旅行所作

2018年，陳景容與本書作者潘禧攝於其臺北畫室。（王庭玫攝）



大利之旅，將難以有往後著名作品的誕生。「寫作雖然屬於精神，但卻是一種可以致遠的行動。因為作者得以將自己的思想傳布到遠處，言詞就像橋梁和渡船一般，把自己周圍的人也帶動到遠方。」1787年2月15日歌德在羅馬時，寫下這段話。這種表現也可以在日本畫家東山魁夷（1908-1999）身上看到，只是東山魁夷的書寫具備德國浪漫主義的情懷與東洋的空無美學，而陳景容遊記或者小品，不只是風景、感懷的旅遊紀錄，同時也是他與漫長歷史、空間記憶的深沉對話，傳達出他美術思想與人生觀，洋溢著人文主義者的孤獨影像。